

禹貢地理補義

程發軔

壹、九州

先秦載籍，述九州者有四：

其一、爲禹貢九州：卽冀、兗、青、徐、揚、荆、豫、梁、雍、是也。冀爲帝都所在，故冠冕九州。次兗徐，以位列東方；次揚州，以位列東南；次荆豫，以位列南方；次梁州，以位列西南，而以西方之雍州終焉。由北東南西，依位排列，序次井然，最有體系。其畫野分州，則以山川定界，爲萬世不易良法。通志地理略所謂：「使兗州可移，而濟河之兗州不能移；使梁州可遷，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能遷。」故歷代述州沿革，及各史志地理者，莫不溯源禹貢，以定方域，良有以也。說者謂：以山川定州界，尙不若以經度緯度定州界爲整齊，言似有理。然經緯分界，行之於廣大平原中，甚爲整齊；行之於山重水複之地，殊不爲便。卽美國之落磯山，及米士士必河城諸省，如蒙大拿之與愛達荷省，密蘇爾之與伊利諾斯省，仍以山川分界，其明證矣。我國自禹貢以西河華山，分定冀雍雍豫州界後，除兩漢西晉，設置司隸校尉，採用軍事區域外；至行政區域，如隋之雍豫冀三州，唐之關中河東河南三道，宋之京西河東陝西三路，元明清以迄現行之山西陝西河南三省交接地，仍守禹貢舊界。若非便利之所在，決不至萬世不易矣。

其二、爲爾雅九州：爾雅釋地，首列九州，卽「兩河間曰冀州，（郭璞注云：自東河至西河）河南曰豫州，（自南河至漢）河西曰雍州，（自西河至黑水）漢南曰荊州，（自漢南至衡山之陽）江南曰揚州，（自江南至海）濟河間曰兗州，（自河東至濟）濟東曰徐州，（自濟東至海）燕曰幽州，（自易水至北狄）齊曰營州。」（自岱東至海）孫炎以此爲殷制，然史無明文。郭璞注爾雅，亦云：「此蓋殷制。」通志歷代封畛謂：「商湯九州，與爾雅同。」邢昺爾雅九州疏云：「上與禹貢不同，下與周禮又異，禹貢九州，有青徐梁，而無幽并營，是夏制也。周禮周公所作，有青幽并，而無徐梁營，是周制也。爾雅有徐幽營，而無青梁并，疑是殷制，以無正文，故云蓋也。」案爾雅以河漢江濟四水，分定冀雍雍豫荆揚兗徐七州之界；其爲四水所不及者，則以齊燕定營幽二州之界。然周初以前，已有齊國之名；武王以後，始有燕封之國，以燕國定幽州，似不爲殷制。史記封禪書：「齊之所以爲齊，以天齊也。」天齊淵水，居臨淄南郊山下者。」是齊國以天齊淵得名，太公徙封於齊，先有齊矣。至燕爲召公封地，史記正義以地在燕山之野，故國取名焉。此殆臆度之詞。實則召公始封於鄆，在今河南鄆城，地有召陵，是否爲召公墓地，尙待攷實。唯西周金文，有匱無燕，通志所列夏商諸侯，亦無燕國。其後召公子孫，由鄆徙薊，仍以鄆名國。是燕出於鄆，非殷代諸侯，而爲周初封國審矣。或以竹書紀年載：「殷文丁二年，周公季歷伐燕京之戎。」是殷代已有燕京之名矣。案燕京之

戎，應在雍州。卽水經注以管涔山爲燕京之異名，亦不在幽而在冀。今爾雅九州，既以燕國爲幽州，其不爲殷制，應無疑義。其三、爲職方九州：周禮職方氏，辨九州之國：「東南曰揚州……正南曰荊州……河南曰豫州……正東曰青州……河東曰雍州……正西曰雍州……東北曰幽州……河內曰冀州……正北曰并州。」職方區分九州之法有二：其一。以方位定州界：爲正南、正東、正西、正北等，而定荆青雍并揚幽六州。其二。以黃河定州界：爲河南、河東、河內、而定豫兗冀三州。唯以方位定界，必先立中心處所，既以荊州爲正南，當以洛邑爲中心。周公營洛邑，東周居王城，周世固以洛陽居天下之中矣。唯禹貢有梁州，爾雅職方，均無梁州。當武王之伐紂也，世居梁州之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八國，曾參與牧野誓師，則梁州諸侯，亦周初與國。直至犬戎之難，棄鎬遷洛，然後與梁州隔絕。今職方首列揚州，而無梁州。梁州至秦惠文王時，用司馬錯伐蜀，再通中國，揚州至吳越興起，方通上國。是爾雅釋地，可能成於太公召公徙封齊燕以後。周禮職方，可能成於東周季世吳越興起之時。三江五湖連舉，（職方揚州，其川三江，其浸五湖。）固首見於越語矣。

其四、爲呂覽九州：呂氏春秋有始覽：何謂九州？河漢之間爲豫州，周也。兩河之間爲冀州，晉也。河濟之間爲兗州，衛也。東方爲青州，齊也。泗上爲徐州，魯也。東南爲揚州，越也。南方爲荊州，楚也。西方爲雍州，秦也。北方爲幽州，燕也。呂氏春秋雖成於秦政初年，而九州之說，由來已久，知略之士，輯所聞見，以進呂氏。今所載有越有魯，而以豫州居首。蓋就越國興起以後，三家分晉以前，天下宗周之九州形勢言之，非呂不韋時代之實錄。其畫分九州方法：或以大川，或以方位；更於九州之下，繫以代表之邦國。蓋爾雅有大川，有邦國；職方有大川，有方位；呂覽則大川方位邦國三者俱備，參合二書之所長，追晚出之作也。

一、冀州

黃河長凡四千八百餘公里，自積石至龍門華陰，謂之西河；自華陰至大伾（大伾有二說：其一在河南成皋，今汜水縣。其二在胥盾口，今潞縣境。此處指在潞縣者。）謂之南河；自大伾山至海，謂之東河。冀州帝都所在，三面距河。西以西河與冀雍分界，南以南河與冀豫分界，東以東河與冀兗分界。北面山川，見於禹貢者：有恒山（在今河北省曲陽縣西北一百四十里，爲古恒山。）碣石，（在今河北昌黎縣西北二十里。）有恒水（在河北曲陽縣卽唐河上游）衛水。（今滹沱河上游）禹貢：「恒衛既從，大陸（今河北鉅鹿縣故城東）既作……太行恒山，至於碣石」是也。至雁門勾注，則不見於禹貢，或爲禹跡所不到。舊謂北抵塞外陰山，殆臆度耳。

1. 既載壺口，治梁及岐。公羊傳成公五年：「梁山者何？河上之山也。」山在今陝西省韓城縣北，橫亘河上，與山西省河津縣北，鄉寧縣西之山相連，故曰河上之山。壺口在今山西吉縣之西七十里，龍門山在河津縣西北三十里，梁山既橫河上，以壺口爲上口，龍門爲下口。當大禹治水以前，龍門未闢，梁山（卽呂梁）未鑿，河出孟門之上，（在壺口之北）洪水氾濫，帝都所在地之平陽，近在百里，受災最重。故堯典有「湯湯洪水方割，蕩蕩懷山襄陵，浩浩滔天，」之呼聲。大禹治水，首事壺口梁

山，鑿開巨隄，迨水行山岳間，然後災患消弭。今壺口有高懸二十公尺之瀑布，自壺口至龍門，長六十公里，兩岸山東，土人

謂之石槽，最狹處寬僅二十公尺，猶能想見禹時遺跡。

禹貢岐山有二：一爲「導岍及岐」之岐，在雍州，即今陝西岐山縣之岐山。一爲「治梁及岐」之岐，在冀州，即今山西孝義縣西北八十里之狐岐山。孔傳指雍州之岐，蔡註指冀州之岐，清儒朱鶴齡禹貢長箋，徐文靖禹貢會箋，魏源書古微，皆申蔡註難孔傳。唯胡渭禹貢錐指，則攻蔡註師孔傳。其後楊守敬先生禹貢本義，則以狐岐山地望不差，合於下文「既修太原」之義，仍以狐岐山爲是。

2. 既修太原，至於岳陽。爾雅釋地，廣平曰原。孔傳高平曰太原。是原之高廣而平者，皆可稱太原。詩書所載，太原有三：①詩小雅：「薄伐玁狁，至于太原」。日知錄以此太原，當求涇陽所在，而後太原可



得。方輿紀要指平涼西南之涇陽故城。閻若璩以「在豳地（陝西郿縣）者近是。」（見潛邱劄記）②春秋昭公元年，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太鹵，三傳皆作太原。穀梁傳曰：中國曰太原，夷狄曰太鹵，左傳孔疏以太原即太原郡晉陽縣，即今山西省會太原市。（陽曲縣）③禹貢：「既修太原」之地，各家皆指陽曲，唯王國維氏以：「禹貢既修太原，至于岳陽。鄭注孔傳，均以太原爲即漢之太原郡。然禹治冀州之水，實自西而東，疑壺口梁岐而往，至霍太山，其地皆爲太原。左昭元年傳：『宣汾洺，障太澤，以處太原。』則太原之地，奄有汾洺二水，其地當即漢之河東郡，非漢之太原郡矣。」（觀林卷十三）水經注以「涑水出河東聞喜縣，至周陽與洺水合，……然則涑水，殆亦洺水之兼稱。」是臨汾涑水之間，爲汾洺二水之地，即漢之河東郡。且太原既稱太鹵，地必產鹽，唯解縣安邑，產鹽甚豐。則太原之名，先起於河東郡，後移用於太原郡。禹貢之太原，如地在河東，則與導山之「壺口雷首，至于太岳，」先後相應，王說是矣。

霍山在霍縣東南三十里，曰太岳，又曰霍太山。岳陽謂太岳之陽，自霍縣以南，至于覃懷，凡霍山以南，王屋太行以北，皆謂之岳陽，我國以陰陽定地名者，始於禹貢。如華陽、華陰、衡陽、岷山之陽，皆是矣。

3. 鳥夷皮服，夾右碣石入于河。「孔傳」海曲謂之鳥。「正義曰：孔讀鳥爲鳥」。鄭玄云：「鳥夷，東方之夷，搏食鳥獸者也。」王肅云：「鳥夷、東夷、國名也」。鄭王釋義雖與孔不同，然皆作鳥夷。孔傳雖讀鳥爲鳥，然未改經字。故正義本，亦作鳥也。史記夏本紀：「冀州作鳥夷，揚州作鳥夷。」蓋因集解采孔傳，後人遂私改。漢書地理志：冀州揚州皆作鳥夷。群經音辨鳥部云：「鳥、海曲也，當老切，書鳥夷是。」北宋孔傳，尙作鳥字，唐石經已作鳥。（見阮元校勘記尙書卷六）按冀州應

作鳥夷，揚州應作鳥夷。鳥夷爲水居人，如甬東以南之地是矣。（左傳二十二年，「越滅吳，使吳王居甬東。」杜注：在今會稽句章縣東，海中洲，」亦鳥夷矣。）鳥夷爲樹居人，即後漢書東夷傳之沃沮，元秘史之林木中百姓，（東部之一支）今日之窩集，（當時居地必近遼西，其後漸向東北移居。）其人居林木中，以弋捕爲生，藐視農牧。鄭玄所謂搏食鳥獸，今存此俗。其貢品以獸皮爲主，故曰：「鳥夷皮服。」

碣石山在今河北昌黎縣西北二十里，秦皇漢武，嘗登之以望海。禹貢貢道，以遼河爲歸，鳥夷貢道，必經碣石入河，由海南行，碣石在其右，故曰：「夾右碣石入于河。」

二、兗州 「濟河惟兗州。」西北以河水與冀州分界；東南以濟水與豫徐青三州分界。東北瀕海，近海有深水，有九河。水道縱橫，在九州中地勢最低，大禹治水，施工最久。故曰：「作十有三載乃同。」

1. 九河。爾雅九河：「徒駭、太史、馬頰、覆鬴、胡蘇、簡、絮、鉤盤、鬲津。」是也。徒駭最北，在今交河縣（古名成平）胡蘇居中，在今東光縣，鬲津最南，在今德縣。其餘六河：太史馬頰覆鬴，在東光之北，交河之南。簡絮鉤盤，在東光之南，德縣之北。春秋時九河日就填塞，漢時尙有遺跡，以後殆不可指矣。按自今天津以南，至山東北境之無棣，皆黃河入海之大三角洲，亦即九河入海之處。凡大河必分多數支河，以瀉尾閘，如粵江口、恒河口、尼羅河口，皆具大三角洲，不僅禹時河口如此矣，「九河既道」言河水挾泥沙以入海，經海潮之回湧，沙渚縱橫海口，分爲無數支河。大禹因勢疏導入海，不必如孔傳墨守爾雅九河之說也。

2. 浮于濟澤，達于河。濟水下見導水。深水上承河水於胥篈口，（在河南濬縣）以河爲源，所以通荏州之貢道也。禹貢雖指引史記河渠書云：「禹導河至大伾，（今河南濬縣）乃斷二渠以引其河。」即一北流經大伾山西者爲大河經流；一東流經大伾山南者爲深澤。深澤自山南，右逕滑城南，（今滑縣西南）東北迄長壽津，（在滑縣東北，周定王五年，河決胥篈口，東徙深川，至長壽津，河與深又分流。）又東北逕濮陽縣北，又東北逕委粟津，（山東觀城縣東南）又北逕東武陽。（今朝城）又東北逕聊城高唐深陰（今臨邑）著縣（今濟陽）鄒平，至千乘（高苑）縣入海。漢書地理志東郡東武陽縣云：「禹治深澤，由東武陽東北至千乘入海」是也。楊守敬先生禹貢本義：「夏禹未釀渠以前，深澤祇從東武陽出，禹自宿胥口開鑿，以分河勢，至東武陽以下，全賴深澤之道以入海。」蓋以受河處之胥篈口爲深澤源，千乘入海處爲尾閘，是爲禹時深澤水故道。

至「浮于濟澤，達于河。」言兗州北部貢品，則浮深澤以達東河，兗州南部貢品，則浮濟以達南河，最爲利便。乃禹貢雖指，篤信濟水自滎澤至陶丘，伏流五百里之說。以爲濟水不能直達于河，必取道深澤，乃能通貢。而濟深之間，經文無相通之道；乃以臨邑東北四瀆津，當爲古濟深通波處，此殆臆度之詞。蓋濟水自滎澤以東，皆流行沖積地帶。沖積土易於滲透，不能有伏流。（詳後）而國語鄭語，鄭桓公問史伯以逃死之地。史伯對以：「前華（華國在今新鄭縣南）後河，右洛左濟，主芟穰（在新鄭西南）而食溱洧，（在新鄭）可以少固。」是鄭國左方之濟水，得與右方之洛水並稱，其不爲伏流，有國語可證。水經注

縣)孟澨，(河南虞城縣西北，與商邱縣相接。)與豫州分界。西北以濟水與兗州分界。是今日魯南蘇北豫東之地，爲禹貢徐州之域。

1. 大野既豬，東原底平。大野卽鉅野，漢志山陽郡鉅野縣云：「大野澤在北，兗州藪。」在今山東鉅野東五里。元和志云：「大野澤，在鉅縣東五里，南北三百里，東西百餘里。」爲徐州最大之藪，故曰大野。紀要謂：「自隋以後，濟流竭枯，鉅野漸微，元以後，河流南徙，遂涸爲平陸。」東原，指鉅野澤以東之平原。古之東平郡，今之東平縣，皆因東原底平得名。蓋因山陽之水入于汶，豫兗之水入于濟；鉅野當濟汶之交，地勢低下，必鉅野能停蓄濟汶溢出水，而後東原之地，致平可耕。

2. 達于河。雖指引金氏履祥云：「達于河，古文尙書作達于荷。說文引書亦作荷，今俗本誤作河耳。荷澤與濟水相通，而泗水上可以通荷，下可以通淮，徐州浮淮入泗，自泗達荷也。青州書達于濟，則達河可知。故徐州書達于荷，則達濟可知。」是達于河，卽達于荷之誤。水經注稱濟水自蒙澤東流，至乘氏縣(今鉅野縣西南)分而爲二：其一東北流入大野澤。其一東南流爲荷水。過昌邑(山東金鄉縣西北)金鄉、東緡、(金鄉縣東北)方輿、(魚台縣北)至湖陸縣(一作湖陵今魚台縣東二十里)南，東入于泗，而與淮通。余疑水經所載，爲後代之荷水。禹貢「導荷澤，被孟豬。」豬則爲荷澤，流則爲荷水。金履祥氏謂：「自荷澤至孟豬，凡一百四十里，二水舊本相通。」是爲禹時之荷。孟豬泗水之間，古必有相通之水。水經注河水篇：「大禹塞滎澤，開之以通淮泗。」是河濟通淮泗，禹時已開之矣。說文：「荷水在山陽湖陵南。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荷。」段注略稱：「荷水在湖陸縣南，荷澤在定陶縣東。是豫州荷澤，徐州荷水，畫然二事。荷一作荷，應劭以荷水一名湖。韋昭曰：荷，胡阿反。是則湖陵以荷水得名，荷與湖語之轉。」湖陸既以荷水得名，荷水又與淮泗相通，則自孟豬東南通泗之水，既可稱荷，亦可稱濟。說文：「泗水受洙水東入淮，」是也。然經不言浮于淮泗，達于濟；而云達于荷(誤寫爲河)者。以自荷澤經孟豬，至湖陸，乃荷水之正流，非濟水之主流也。然則徐州貢道；自淮而泗，自泗而荷，由荷入濟，以達于河。因經文不作複語，故于兗州則曰浮于濟，達于河。于青州則曰浮于汶，達于濟，不復言達于河。于徐州則曰浮于淮泗，達于荷，不復言達于濟。于揚州則曰沿于江海，達于淮泗，不復言達于荷。不復言者：蒙上文也，禹貢之書法也。(語本說文段注所引尙書古文疏證。是就禹貢書法言，則達于河，應爲達于荷。

五、揚州

「淮海惟揚州」自淮水以南，逾江至海，皆古揚州之域，由於州內有彭蠡，(鄱陽湖)有震澤，(太湖)有島夷，(見前)則知以淮水與徐豫分界；以彭蠡迤西之山與荊州分界；以震澤迤南之地爲南界；其東南禹迹所到，見於史乘者，至會稽(禹貢無會稽)而止。而海外島夷以卉服來貢，蓋居會稽海外之島民耳。或以閩粵兩省，亦在揚州域內，特臆度之詞。史記吳世家：「泰伯仲雍，乃犇荆蠻，文身斷髮。」當時之荆蠻，卽今日無錫蘇州，猶有斷髮文身之俗，則會稽以南之地，必待吳越興起，方可北通上國。又東越列傳：「閩越王無諸，及越東王搖，其先皆越王勾踐之後。」則禹時之閩粵，當在荒服以外。通典以嶺南

在唐虞三代時，爲蠻夷之國，於九州之外，特立南越一目，有卓見矣。

1. 三江既入，震澤底定。蘇東坡曰：「豫章江入彭蠡，而東至海爲南江，岷江之經流，會彭蠡以入海爲中江，漢自北入江，會彭蠡爲北江。三江入海，則吳越始有可宅之土，而水所鍾者，獨震澤而已。」案蘇民所稱北中南三江，乃指導江之三江，非指揚州之三江，且此三江與震澤無關，故詮釋未合。越語子胥曰：「吳之與越也，三江環之，民無所移。」韋昭注云：「三江：松江、錢塘、浦陽江也。」此三江雖爲揚州川，而浦陽江不涉及震澤。唯史記夏本紀正義略稱：「震澤在蘇州（吳縣）西南四十五里，三江者：在蘇州東南三十里、名三江口。一江西南上，名曰松江。（至吳松口入海）一江東南上，名曰東江。（至乍浦入海）一江東北下，名曰婁江。（至瀏河入海）江南地勢下溼，必有三江分流入海，以宣水患，而後震澤乃能底定。」

2. 沿于江海，達于淮泗。揚州貢道，沿江入海，由海入淮，由淮入泗，由泗入濟以達河。蓋當時江淮之間，水道未通，故必取海道以入淮。左傳哀公九年（西元前四八六年）：「吳城邗溝，通江淮。」是江淮溝通，在春秋末世，前此必舟行海上。又哀公十年：「公會吳伐齊……吳大夫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，齊人敗之。」是海上行舟，禹時必無困難。國語吳語載：哀公十三年，吳王夫差，爲黃池之會，越師「沿海泝淮，以絕吳路。」時雖有邗溝，仍循揚州貢道。

3. 汝淮通江辨正 禹時江淮兩水，既不相通，禹貢又無汝水。而孟子論禹治水有：「決汝漢，排淮泗，而注之江。」之明文。朱子以「淮水入江，爲記者之誤」。雖指亦以汝淮入江，不合事實。唯焦循孟子正義。引孫蘭孫星衍之言，略謂：「肥水北支入淮，南支入巢湖，合於爾雅「歸異出同爲肥」之說。大禹導淮，一自清江浦入海，其餘波之流，散而不盡者，又導之由廬州巢湖，南支入巢湖，又導之由天長六合以入江。（此江今無故迹）所謂排淮泗者也。且古說大別山在安豐，爲今霍邱地。導漢有至大別山之文，是漢在安豐之間入江。決汝漢，謂決汝以合於漢，而注之江也。不言決汝淮而言決汝漢，明淮決於六安安豐間入漢，與漢合入江也。」案大別山在光黃之間，山首在安豐之檀公峴，山尾在黃岡之大崎山，山北之水入淮，山南之水入江。古漢水在南山之陽邏入江，（詳荊州江漢朝宗）不在山北之安豐入江。焦氏不明地形，不審山之南麓北麓。以孔傳有「漢水觸大別迴南入江」之文，而大別有在安豐之說，遂認古漢水，能越過大別山，至安豐入江，疑誤後世，不可不辨。

古巢湖之水，王象之以爲北流由肥入淮，其言甚是。巢湖東南有濡澗七寶，兩山對峙，中有石梁，鑿石通流處，是爲東關口。巢湖及濡澗水，經東關口流注于江。此石梁相傳爲禹所鑿，頗不爲然。如爲禹鑿，則揚州貢道，應取道濡澗肥水，以入淮泗，不必沿于江海。余疑石梁鑿通者爲伍員，與胥溪（見導水中江）同時施工。左傳定公四年：「吳伐楚，舍舟於淮汭。」當時邗溝未通，吳舟師由胥溪（太湖至蕪湖間之運河），通江，更鑿濡澗水，由巢湖肥水聚舟于淮汭，水道極便。使濡澗水早已通舟，則昭公五年，吳楚舟師，不必戰于鵲岸。（安徽繁昌大江中）昭公十七年，吳楚舟師，不必戰于長岸。（安徽當塗縣西南）至吳人圍巢，伐駕，取州來之事，在成襄昭三公之世，屢見史書，直至定公二年，吳人始見舟於豫章。（淮南之地）則石梁之鑿

，不在夏禹之世，而在定公二、三、四、年，（西元前五〇八年之頃）有左氏傳可證。孟子生於戰國之世，其時邳溝已通，石梁已鑿，則汝淮注江，合於孟子時之水道，而非夏禹時之古迹，朱子以爲記者之誤，蓋爲孟子諱也。

六、荊州

「荊及衡陽惟荊州」

荊山由川陝鄂交界之大巴山，向東橫進，綿亘於湖北竹山房縣南漳之南，與山遠安荊門之北。衡山由湘桂交界之越城嶺向北逶迤，綿亘於湘鄉湘潭之南，衡山衡陽之北，蓋九州中純以山嶽定經界，惟荊州耳。境內有雲夢澤（澤方八九百里，跨大江南北）有大別山，（此指舊光州黃州間之大別山）有九江，（荊州有兩九江：一爲九江孔殷之地，在今洞庭湖西北。一爲九江納錫大龜之地，在今黃梅廣濟間之蔡山。）是古代荊州，北以荊山大別山與豫州分界；西以巴山巫山，與梁州分界；東以蔡山之九江，與揚州分界；南及于衡陽，其衡山以南之五嶺，當爲禹迹所不到。戰國策魏一，吳起對魏武侯曰：「昔者三苗之居，左彭蠡之波，右洞庭之水，文山在其南，（文山不知所指，或指岷山非是。）衡山在其北（此衡山楊守敬先生指安徽霍山，甚是）恃此險也，爲政不善，而禹放逐之。」是洞庭以南，春秋時之楚國，未曾踏入一步。（見春秋大事表卷四）其在禹時，當爲三苗居地矣。

1. 江海朝宗于海。今日江漢會流之地，在武昌東北魯山北麓，漢口漢陽之間，詩所謂：「滔滔江漢，南國之紀。」是也。至禹時江漢會流處，其說不一。水經注沔水篇：「沔水又南至江夏沙羨縣（今武昌市）北，南入于江。」注云：「庾仲雍曰：夏口、一曰沔口。尙書禹貢云：『漢水南至大別入江。』春秋左傳定公四年，『吳師伐郢，楚子常濟漢而陳，自小別至於大別。』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：『大別，漢東山名也。在安豐縣南。』杜預釋地曰：『二別近漢之名，無緣乃在安豐也。』案地說：『漢水東行觸大別之坂，南與江合。』則與杜預相符。但今不知所指矣？楊守敬先生禹貢本義略謂：『余楚人也，嘗往來光黃間。見夫義陽三關，（信陽以南之三關）山嶺重疊，綿連數百里，自松子關延袤而南，至黃岡北之大崎山，復高竦入雲，迤邐至陽邏，始橫障江湄。由漢口下黃州，沿江皆見之。古時漢水，由安陸（鍾祥）通宋河，（即應城之西河）東趨絕澧河，（在孝感縣西）入諸陂湖，至陽邏南入江。大別山俗名檀公峴，爲鄴道元所開，而去漢太遠，故鄴氏不敢數以禹貢，……大別山在安豐西南，（今安徽霍邱西南）自是據其山之首尾而言，首爲檀公峴，尾爲大崎。禹貢據大別之尾，固不妨大別之首在安豐也。』是漢水在陽邏入大江，既與導漢『至于大別，南入于江。』之經文相合，又與大別山在安豐之說，首尾可以相通。目驗之言，有合地望矣。唯荊州有兩大別山：一爲導山之：『內方至于大別』指在漢陽城北之大別山，一名魯山，又名翼際山。一爲導漢之：『過三澌至于大別』指在光黃間之大別山，即首爲檀公峴尾爲大崎山是也。朝宗於海之說，以說文渾字段注爲切實。略謂：『降水之時，江漢不順軌，不與海通，海潮不上。至禹治之，江漢始與海通。於揚州曰：『三江既入，』謂江漢之入海也。於荊州曰：『江漢朝宗于海，』謂海潮上達，直至荊州也。江漢之水下赴，海潮上迎，呼吸相通，恩禮相受，二州之文，相爲表裏。』今之記海潮者，以潮水直達小孤山，餘潮能至江漢之交。則海潮上達荊州之說，非虛語矣。江漢下赴，海潮上迎，此與導

河之「同爲逆河入于海，」意義正同。

2. 沱潛既道 江水出三峽，過宜昌以下，始入平地，坡度緩，流速舒，沙洲既起，江水枝出。爾雅釋水云：「江出爲沱，漢出爲潛。」在湖北枝江縣東北六十里，有百里洲，延袤百里，露出江心，分江水爲二：一在洲北，是爲內江，即江之沱也。一在洲南，是爲外江，即江之經流也。洲首與江分流處，謂之上沱；洲尾與江合流處，謂之下沱。此古人首出江尾入江是爲沱之要義，今則百里洲之東，沙洲叢生，藉隄防以束水，潰決之患，自此始矣。

漢水自襄陽以下，始入平地，鍾祥以下，枝津分流，楊守敬先生以古漢水由安陸（即鍾祥）通宋河，至陽邏入江。自安陸以下，天門潛江以上，是漢水枝江分流，爲禹貢荊州之潛。（原注：潛江立縣，雖出晚近，然亦必有所聞。）自宋河不受漢水，漢水始由枝津下潛江天門，至漢陽魯山，（俗稱龜山）入江。」是鍾祥以下，古漢水之經流，在今漢水以北；今漢水爲古漢水之枝津。紀要載：今潛江縣東三十里，有蘆洲河，即漢水分流處。經縣東南，復入于漢，故名潛江。是江之沱在枝江，漢之潛江在潛江，沱潛既順其道，則江漢平治矣。

3. 雲土夢作乂。雲夢澤，方八九百里，雖指謂東抵蘄州，（蘄春）西抵枝江，雲夢（縣名原文作京山）以南，青草（湘陰）以北，皆爲雲夢，今所謂兩湖盆地。左傳宣公四年：「邾夫人棄子于夢中。」杜注：「江夏安陸縣（今安陸縣在雲夢縣北）城東南，有雲夢城。」是夢在江北矣。昭公三年：「楚子以鄒伯田江南之夢。」是夢在江南矣。定公四年，楚子涉睢（今作沮水在江陵之西）濟江，入于雲中。正義以雲在江南，是江南亦可稱雲矣。雲可該夢，夢可該雲，或單稱爲雲爲夢，或合稱爲雲夢，無所不可。唯雖指謂：「絕無江北爲雲，江南爲夢之說，」是又不然。阮元校勘記「雲徐本作云，」是云即邾，邾子國近雲夢澤，在今雲夢縣西南，（水經注：漢水過雲杜縣東，縣故邾亭，左傳所謂若敖娶于邾是也）而今之天門，古稱雲杜，亦在江北，則江北稱雲，未爲不可。故漢陽志云：「雲在江之北，夢在江之南。」是江南江北，雲與夢可互稱矣。史記夏本記作「雲夢土爲治」漢志作：「雲夢土作乂，」土字皆在夢下。言雲夢爲地至廣，其中有澤有土，當洪水汎濫，皆在巨浸中，至是而水豬于澤，其土乃可治，書雲夢土作乂，正以著澤之底定耳。（見王先謙漢書補注）阮元校勘記引沈括筆談曰：「舊尚書禹貢云：「雲夢土作乂」（宋）太宗皇帝時，得古本尚書，作「雲土夢作乂」詔改禹貢從古本。」又謂：「開成石經，亦作「雲土夢作乂」，太宗時古本，即唐世通行本耳。至宋初監本，始倒土夢二字」。蓋雲夢爲古之澤藪，因古本倒置，詔改從之，致句語欠順。

七、豫州 「荆河惟豫州」。是豫州南以荆山與荊州分界；北以南河與冀州分界；東北以濟水與兗州分界；東以荷澤孟豬與徐州分界；東南以淮河與揚州分界；西以太華與雍梁分界。以居九州之中，故有「中州」之稱。

榮波既豬 史記作「榮播既都，」馬鄭王本，皆作榮播，與史記同。漢志作榮波，與今文禹貢同。孔傳云：「榮澤波水，已成遏豬。」正義云：「沈水入河而溢爲榮，榮是澤名，洪水之時，此澤水大，動成波浪，此澤其時波水已成遏豬，言塞遏而

爲豬，畜水而成澤，不濫溢也。」是以滎波爲一水，言滎豬波平，不濫溢也。滎澤故迹，在今河南滎陽縣之東，滎澤縣之南。左傳：「閔公二年，衛侯及狄人，戰于滎澤。」杜注：「此滎澤當在河北。」是在春秋時，滎澤跨河南北，正如雲夢澤跨江南北也。至漢時已塞爲平地，滎陽人猶謂其處爲滎播。（見史記索隱）則滎波滎播，即滎澤也。自顏師古以滎波爲二水，蔡傳承其說：「滎即滎澤，波即波水，戰方載豫州其川滎維，其浸波澆，并引爾雅云：水自洛出爲波，又引山海經云：婁涿之山，波水出其陰，北流注于穀，二說未詳孰是？」經閻若璩氏提出五證，以明其誤。（見鍾指）唯杜預以魯山之波水，源出歇馬嶺，（在縣西八十里下流入於汝）合於職方之波澆，然無當於禹貢之滎波，是流水而非豬水也。王先謙漢書補注，以說文潘：（水名）在河南滎陽。陳喬樞云：漢書作波，乃潘之假借。詩番爲司徒，人表作司徒皮。儀禮既夕篇，設披，鄭注今文披皆爲潘，是其證，是滎波即滎播，是一水非二水。今案禹貢既豬之文有三：即徐州之「大野既豬」，揚州之「震澤既豬」，及豫州之「滎波既豬」。前二者俱爲一水，此處如爲二水，與禹貢書法不合，應從孔傳。

八、梁州

「華陽黑水惟梁州。」華山，在今陝西華陰縣南八里。山之東爲豫州，西北爲雍州，西南爲梁州。一山而界三州，古以華夏之華，緣于華山，其說是矣。黑水即盧水，雖指引沈括夢溪筆談云：「夷人謂黑爲盧。漢中山盧奴縣，有盧水。鄴道元云：『水黑曰盧，不流曰奴。』此盧水爲黑水之切證也。」今按大清一統輿圖：在西昌之南，有瀘山，山南有瀘水，西入安寧河。益南流，與雅礱江合，又稱打冲河。至永仁縣東，入金沙江。（大江）出師表所謂：「五月渡瀘」即此水也。大禹導江自岷山，至宜賓與瀘水合。宜賓以西至永仁之東，當時不知爲大江正流，概以黑水稱之。黑水向爲夷人所居，則黑水西南，當在荒服以外。舊以滇池西北之黑水祠擬黑水，似爲禹迹所不到，未妥。至雍梁分界，則自華山以西，沿終南嶓冢以迄西傾山，山南爲梁，山北爲雍，頗合自然地勢。

浮于潛，逾于沔，入于渭，亂于河。荊州有沱潛，梁州亦有沱潛，名同而水異。今之郫江，即禹貢：「岷山導江，東別爲沱」之沱江。潛江之說不一：有以嘉陵江上源之西漢水爲潛，有以白水爲潛。至梁州貢道之潛水，則在廣元縣東北之龍門山，爲潛水所自出。即由嘉陵江至廣元，浮潛水，經朝天驛，至龍門洞口，舍舟登陸，逾牢固關以入沔，是爲「浮于潛，逾于沔」。由沔入渭之道有二：其一爲散關道。紀要謂：「自禹迹以來，散關恒爲孔道。」即由褒城而留壩，而鳳縣，出大散關，沿渭水入河，是爲：「入于渭，亂于河。」但與禹貢「入」字欠合，入者：由此水入彼水也。其二爲褒斜道。史記河渠書略稱：「武帝時，有人上書，欲通褒斜及漕，因言抵蜀從故道，（即散關道）故道多阪回遠。今穿褒斜道少阪，近四百里，而褒水通沔，斜水通渭，皆可以行船漕。後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，道果便近，而水湍石不可漕。」唯由褒水至斜水百餘里，必舍舟逾嶺，以車轉運，仍與「入」字未合。雖指謂：褒斜二水，禹時必有相通之道，夏殷之際，梁俗變爲蠻夷，貢職不修，貢道遂廢。其說未允。褒水斜水，一南一北，皆出嶺山，山頗高峻。使此山易移，則在漢武發數萬人，作褒斜道時，必鑿之使通。

。卒以水不可漕而輟工，地勢不便也。至貢職不修，能使貢道荒蕪，不能使深谷爲陵，故禹時貢道，仍以由潛入汭，取道大散關爲合理。

九、雍州

「黑水西河惟雍州。」西河：卽壺口龍門之西河，爲冀晉分界。黑水卽今甘肅之黨河，（詳導川）下流入略喇（一作哈喇）淖爾。略喇淖爾：番語「黑水也」。黑水之西，沙漠無垠，狂風驟起，吹沙起伏，如水之流，是爲「流沙」。禹貢「西被于流沙」，自黑水至弱水邊緣，皆屬流沙區域，是茫茫禹迹，西爲雍州，雍州之西，止于流沙，流沙以西，或非聲教所及矣。

1. 厥土惟黃壤。各州土色不同，雍州「厥土惟黃壤」，最爲確實。我國黃土帶，是在陰山以南，秦嶺以北，烏鞘嶺以東，太行山以西地區。尤以陝西北部，原生黃土，厚達三四百公尺，居第一位。隴山西部，厚達八十公尺以上，居第二位。兩地均在雍州域內，若非大禹目驗，不能有此實錄。原生黃土，多爲風化積土，黏性甚強，雨水不易滲透。穴洞而居，冬溫夏涼，無坍塌及風濕之虞。易稱：「上古穴居野處」，在黃土區，最爲適宜。

2. 織皮毳毼。禹貢有毳毼而無祁連，漢初與匈奴西羌交通，祁連山大著。余以爲禹貢之「毳毼」，卽漢時之「祁連」。就聲韻言：毳與祁同爲牙音，而微分清濁。毼與連，同爲來母，同在元部，是聲韻通矣。就地域言：毳毼國，以近毳毼山得名。馬融王肅，皆以毳毼在臨羌西，漢時之臨羌，屬金城郡，其地有毳毼祠，卽今青海西寧湟中一帶。然稍嫌偏於西羌。十六國春秋，後涼張駿時，酒泉太守馬岌上言：「酒泉南山，卽毳毼之體也。」史記匈奴傳索隱，「祁連山，在張掖酒泉二郡界山，……水草豐美，冬溫夏涼，宜畜牧養。」是酒泉之南山，卽指祁連山，亦卽毳毼體矣。括地志及太平寰宇記並云：「毳毼山在酒泉西南。紀要：肅州衛（卽酒泉）西南二百五十里，有毳毼山，南與甘州山連，其巔峻極，經夏積雪不消，俗呼雪山。志云：山有毳毼之體，因以爲名。或曰：卽禹貢之西戎毳毼也。」按括地志，寰宇記，及紀要之毳毼山，在酒泉之南，卽史記索隱之祁連山，亦卽十六國春秋之南山，是兩山所在地，又相合矣。就貢品言：毳毼旣以織皮爲貢，則其地必六畜蕃息，方有可織之皮。祁連山，水草豐美，宜畜牧養。故匈奴諺云：「奪我祁連山，使我六畜不蕃息。」是畜類蕃息，莫優於祁連。而毳毼以織皮爲貢，證明產物相同矣。故禹貢之毳毼，卽漢時之祁連，其地域同，其產品同，雖譯音不同，而聲韻相通。其爲一山或一國，無疑義矣。

貳、導山

禹貢導山導水，皆自北而南，自西而東，順我國山川自然之地勢，極有條理。唯北詳於南，河詳於江，雍冀二州，更詳於荆揚。以我國山勢，由西北向東南迤邐故也。茲將各家分析導山條理如次：

一、爲馬融之三條說：卽導岍及岐，直至太行碣石，是爲北條。西傾朱圉直至桐柏陪尾，是爲中條。導嶓冢直至敷淺原，是爲南條。然嶓冢荆山內方大別，則在江北；衡山敷淺原，則在江南。江北江南，同爲南條，于理欠順。

二、爲鄭玄之四列說：卽導岍及岐，直至太行碣石，爲陰列。西傾朱圉，直至桐柏陪尾，爲次陰列。導嶓冢荆山，直至內方大別，爲次陽列。岷山之陽，至於敷淺原，爲正陽列。其說似較馬氏爲優。

三、爲蔡沈之兩條兩紀說：卽以導岍及岐至于陪尾，爲北條。導嶓冢至于敷淺原，爲南條，大河大江爲兩紀。而以鄭氏之次陰列爲北條大河北境之山，鄭氏之次陰列，爲北條大河東境之山，鄭氏之次陽列，爲南條江漢北境之山，鄭氏之正陽列，爲南條江漢南境之山。然蔡氏以岍岐荆山，在大河北境，朱圉鳥鼠，在大河西境，自有未妥。

四、爲三條四列說：以上三說，各有短長，茲就馬鄭三條四列兩說，綜合修正如左：

1. 北條 導岍（陝西醴縣西四十里）及岐，（岐山縣東北十里）至于荆山，（富平縣西南十里）逾于河，是爲渭北三山。壺口雷首，（山西永濟縣東南十五里）至于太岳，（霍縣東南三十里）是爲西河三山。底柱（山西平陸縣東南五十里大河中）析城，（陽城縣西南七十里）至于王屋，（河南濟源山西垣曲之界山）是爲南河三山。太行恒山，至于碣石，是爲東河三山。以上爲北條北列。

2. 中條 西傾岷山，（兩山近甘肅青海四川界，）爲中條之祖山，江河上源之分水嶺也。朱圉（肅甘甘谷縣西南三里）鳥鼠，（渭源縣西二十里）至于太華，是爲渭南三山。熊耳，（河南盧氏縣西南五十里）外方（指嵩山）桐柏，至于陪尾，（湖北安陸縣北六十里之橫尾山）是爲漢北四山。以上爲中條北列。

導嶓冢（此指陝西沔縣西之嶓冢）至于荆山（湖北南漳縣西南）內方（湖北荊門縣之東南）至于大別，（指漢陽城北之魯山）是爲漢南四山。以上爲中條南列。

3. 南條 岷山之陽，（岷山已入中條，其南諸山則入南條）至于衡山，過九江，（洞庭湖）至于敷淺原，（江西德安縣南之博陽山或指廬山）是爲江南二山。以上爲南條南列。

以上三條四列說，似能採馬鄭之所長，去蔡氏之所短，較爲適當。

參、導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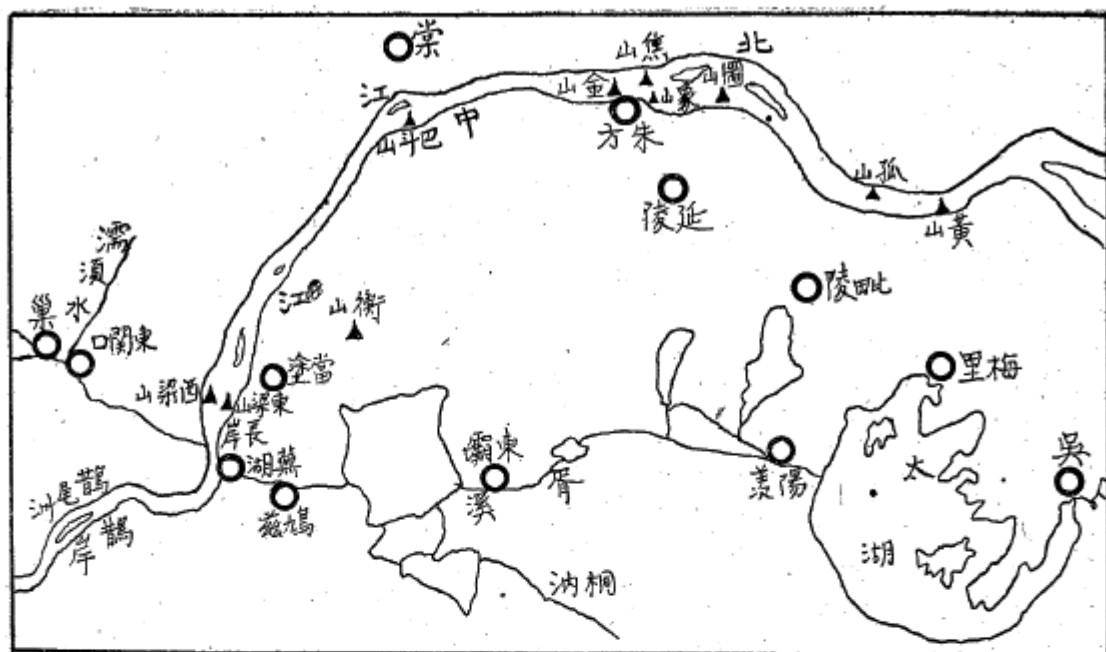
禹貢九水：首弱水，次黑、河、漢、江、由北而南之順序也。次濟水，尊四瀆也。次渭水洛水，爲河水枝流之最大者。補述如次：

一、導黑水至于三危，入于南海。黑水卽黨河，番語謂之哈喇淖爾，前已約略及之。今攷黨河；漢志謂之「氏置水」。



河重源之說。以爲臨海之水，必向東流；

（水經注稱：蒲昌海之水、東流過敦煌酒泉，其一例矣。）祇禹貢有黑水西入南（臨
上源曰沙拉果勒河，（一統圖作西爾噶爾近河，漢書補注作錫爾噶勒津河）源出青
海北部山中。（漢志氏置水，出南羌中，當時南羌，即今青海，正合。）曲折西
北流，入甘肅境，逕黨城西，（其東有千佛洞）折而北流，有黨河自西南來會，
遂有黨河之名。又北流經故沙州城東，又東北經三危山西麓。禹貢「導黑水，至
于三危，」是也。又折而東北，經敦煌縣西，又北有布隆吉河，一稱疏勒河，經
安西城北來會，益西流入哈喇淖爾。哈喇淖爾，其義既爲黑水，其東有三危，西有
流沙。明一統志謂：「三危、黑水、流沙，皆在敦煌。」惟以黨河爲黑水，最爲
相合。至黑水入「南海」，前人多指揭陽以西至交趾緬甸之南海。即楊守敬先生
，亦指南海應在揚州之域，似有未妥。太康地記云：「河北得水爲河，塞外得水
爲海。」林少穎謂：「凡塞外得止水謂之海，非眞海也。」則南海之地，當求之
雍州塞外，不應遠求之揚州矣。攷哈喇淖爾（黑水）之水，經英人斯坦因之考證
，古時入羅布泊，至今沙迹猶在，潛流尙存。羅布泊即漢志之蒲昌海，一名鹽海
，或勦澤，又稱臨海，或牢蘭海，樓蘭國因此得名。（見漢書補注所引水經注及
括地志）牢與蘭雙聲，急讀爲蘭，爲臨。牢臨皆來母，南爲寧母，臨與南古音通轉
。且南字古韻讀寧，如小雅：「鼓鐘欽欽，鼓瑟鼓琴，笙磬同音，以雅以南。」又
如邶風：「凱風自南，吹彼棘心。」南字均叶讀寧，（乃林切）而琴音心臨林，
又同在侵韻。是南海即臨海，即牢蘭海，聲韻皆可互通。則知南海之「南」，是譯
番地臨海蘭海之音，非指東西南北之義。呂刑稱：「禹平水土，主名山川。」其無
名者則定新名，其有名者則仍舊名。黑水南海，率用舊名。黑水譯其義，南海譯其
音，二千年來，不知南字爲音譯，是以數十家注釋，無一當於地者。因思禹貢一篇，
其文字或經後來史官所潤色；其史料必出于夏后之世。不然，河西之豬野弱水黑
水，向爲殷周秦人所不談者。（僅左傳僖公二十二年，及昭公九年，曾叙及允姓
之戎，居于瓜州，即今敦煌，後遷居陸渾。）至漢武初置河西四郡，所紀河西山
川，與禹貢相符。唯黑水南海，向爲經生所不能疏解。因漢武以後，國人相信黃



蘇鎮江)使當日有中江，則必沿中江直搗吳門，

海之紀載，與古時流向相合。祇有斯坦因作此實地之考察，證實黑水西入臨海。于是四千年來之古籍，經義炳然，字字密合。世有懷疑禹貢為後人偽作者，經此疏證，亦可爽然自釋矣。

二、北江、中江。禹貢：漢水：「南入于江，東匯澤為彭蠡，東為北江，入于海。」江水：「東迤北會于匯，東為中江，入于海。」漢水既入于江，不應再言入海，乃江漢匯于彭蠡以後，一由北江入海，一由東江入海，是彭蠡以東，有二江入海矣。漢志毗陵縣：「江蘇武進」北江在北，東入海，揚州川。『燕湖縣：「中江在西南，東至陽羨(宜興縣)入海，揚州川。』漢志本指揚州川，以釋職方之三江。而水經注則泛指導江之北江中江，誤矣。陽羨在震澤之西，如中江由陽羨入海，則禹貢「震澤底定」，無由致功。且江漢之分北江中江，既在彭蠡以下，則古彭蠡必極寬廣。今日湖口彭澤黃梅宿松望江諸縣湖泊，皆為彭蠡之故澤。自彭澤以下，江中有若斷若續之山洲，如小孤山、鵲尾洲、(在繁昌)東西梁山，石帆山、(儀徵縣)金山、焦山、團山、(均在鎮江)孤山(在泰興靖江間)黃山、(在江陰)等皆是矣。本一江也，水出山之西北者謂之北江，水出山之東南者謂之中江。楊守敬先生略謂：「中者：正也，大也。不必為中心之中。：漢在江北，故稱北江，江大於漢，故稱中江。所稱中江者：即此毗陵入海之江。：至出燕湖者，江水支流，不足以當中江。』余疑自燕湖至陽羨之水，即伍員所開之胥溪也。江蘇省志云：「春秋時吳王闔閭伐楚，用伍員計，開河以運糧，東通太湖，西入長江，因名胥溪河，俗謂之東壩。』是此水為胥溪，非禹貢之中江，有地志可證。更就左傳證之：吳伐楚入郢，為魯定公四年。其在定公四年以前，吳楚交兵，常在江淮巢湖一帶。如襄公三年，楚子伐吳，克鳩茲，(今蕪湖)至於衡山。(江永謂在今當塗)襄公十四年，楚師于棠(江蘇六合)以伐吳。昭公四年，楚子伐吳，圍朱方。(江何必進兵衡山朱方，老師國外。直至哀公十五年，楚子西伐吳，及于桐汭。)

桐水源于安徽郎溪，向東北流，入丹陽湖，通胥溪。（直沿胥溪以進。是在定四以前，蕪湖太湖之間，水運不通，故不開吳楚交兵中江之事。定四以後，胥溪既鑿，楚兵得及於桐汭，則中江之爲胥溪，又有左傳可證矣。近年中央大學地理學系，曾派員往東壩考察中江，證明此爲人工開鑿之運河，毫無長江經流之象徵。（見中國地形一五九頁）又證明水經注中江之誤。有此三證，則知北江中江，同指毗陵以北入海之江。別無蕪湖以東之中江。江漢同流，略分名實，以北江系漢，以中江系江耳（說本楊氏）。

三、濟水 濟水舊有三伏三見之說，未可盡信。濟水發源於王屋山麓，（在山西垣曲縣）初名沘水。至泰澤潯而不流，潛行地下。至共山（在濟源縣北十二里）復出于東丘，（即濟源縣西北二里濟瀆廟之龍潭，）名曰濟水。此一伏一見，確爲事實，以濟源垣曲二縣，既當黃土帶邊緣，又在重山山麓。有山：則石罅蓄水，水有來源。土黃：則富於粘性，成爲不透水層，具此二因，遂伏流而爲濟水。南至武德（今武陟縣）入河。濟既入河，則與河水相混而行。舊謂：「濟水入河，穴地流注，潛行絕河，南溢爲滎。（見蔡注）此一伏一見，似欠合理。以濟水既云入河，則濟水面，必高於河水面。水面既高，自不能穴地潛流。且河川有下蝕作用，河大而濟小，則河水之底，必深於濟水之底。河底既深，濟水更不能於入河之後，再深入河底潛流。禹貢稱：「導沘水，東流爲濟，入于河，溢爲滎。」是說河水汨濫時，溢出之水，猶爲滎澤，未言有伏流也。由滎澤而東，舊稱伏流五百里，東出于陶丘北。此又不可能之事。以濟水所經，爲黃淮平原，純屬沖積地帶，易起滲透作用，不能有伏流。且滎澤以東之濟水，鄭語有：「右洛左濟」之文，水經有：「濟水分河東南流」之注，（見前）已證明爲表水矣。僅禹貢雖指，深信伏流五百里之傳說，實不足爲訓。

「芒芒禹迹，畫爲九州。」（見左傳哀公四年）東至于海、西被于流沙，南至于衡山，北至于恒山，東北至碣石，碣石以外，更有皮服之島夷；東南雖未及會稽，而揚州海外，更有卉服之島夷；西南至黑水，由黑水轉向西北，更有織皮之崑崙。東西較廣，約佔三十度；南北較短，約佔十五度；是爲禹貢之區域。